

一，墓誌拓片圖版

(一) 圖版

責任者：傅圖

圖版大小：A3 不折頁，19752。

〔圖版置此〕

(二) 基本資料

責任者：傅圖及張庭瑀

1 性質	墓誌
2 題名	傳題：唐武官王璠墓誌銘 首題：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左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柱國太原郡王公墓誌銘并序
3 大小（公分）	19752：原拓 45 x38，拓裱 71x46.5 19755：原拓 43.5x38，拓裱 86.5x69.5
4 時間	死亡、下葬或立石時間 死亡：後唐同光二年（924）五月十七日 初葬：後唐同光二年（924）十一月二十六日
5 地點	死亡、下葬或立石地點 死亡：洛陽（河南）彰善方私第 初葬：汴州浚儀縣（開封市）新里鄉 改葬或立石：河南縣（河南洛陽）平樂鄉朱陽里北邙之原
6 人物	
墓主	王璠（844-924）
撰者	後唐鄉貢進士文人李瑤
7 相關拓片	
8 關鍵詞	階級流動、品德、業績、文武交流
9 摘要	墓主王璠（844-924）出自文官世家，順應亂世投筆從戎，主動加入黃巢叛唐，可見文人的忠節不一定勝於武人。其武功與文治俱有可觀，後者主要是襄助大齊時代的同僚張全義重建洛陽。墓主曾習文業，且為士族之後，頗符合種田武人張全義尊重儒業、獎愛衣冠的要求，又曾任大齊的京兆尹，可能被認為有吏治之才，似乎擔任重要角色，但隻字不提有無勸阻全義違法亂紀，或可反映文人在軍閥麾下的無能與無奈，以及從文之路的艱難。墓主在士族鐵羽下的情況下退隱山林，而蔭補出身的獨子仍從基層文官做起，家族再次由武轉文，可謂文武流動，從文的條件包括：家教或家傳、人脈、地利，能否向上流動則不得而知。

二，釋文

責任者：林怡玟、施天宇、張庭瑀、楊景堯

參考資料：

1. 〈王璠墓誌〉，周阿根，《五代墓誌彙考》（合肥：黃山書社，2012），頁 138-140。
2.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左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柱國太原郡王公墓誌銘并序〉，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五輯（陝西：三秦出版社，1994），頁 58-59。
3.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左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柱國太原郡王公墓誌銘并序〉，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出版社，2000）卷 847，頁 10644。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左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郡王公墓誌銘并序

鄉貢進士李瑤撰

公諱璠，字大珪，汴州雍丘人也。秦安平君翦之後。曾祖諱崇遠，皇任工部尚書；皇妣李氏。祖諱現，皇任鄧州別駕；皇妣張氏。父諱寧，皇任襄州義清縣令；皇妣盧氏，公即夫人生也。

（以上是墓主直系親屬，凡三代，68 字）

公碧綠傳家，簪纓繼踵。值中原喪亂，四海沸騰，黃巾竊犯於京城，白馬專平於氛浸。英雄奮起，仕族吞聲。父子相認於七星，夫妻唯藏於半鏡。

（以上是墓主由文轉武的時代背景，54 字）

公見機而作，順命承時，遽脫儒冠，俄親武略。始與河南尹清河公一時相遇，共話丕圖。尋破梟巢，依歸鳳詔，元勳疊膺於旄節，公即累袖於藩宣。沉洛汭傷殘，久罹兵革，坊肆悉成於瓦礫，宮闈盡變於荆榛。公密副鈞情，廣開心匠，運工力役，完葺如初。尋昇水土之資，復陟飄搖之列。公深懷貞退，高臥雲泉，慕陶潛謝秩之風，得潘岳閑歌之理。既諧遐壽，實謂吉人。以同光二年五月十七日邁疾終於洛陽彰善坊私第，享年八十一。以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擇地於河南縣平樂鄉朱陽里北邙之原，禮也。

（以上是墓主仕歷與事蹟，193 字）

婚楊氏，生一子，名延錯，幼而聰敏，長有器能，自校書郎除偃師縣主簿，深懷厚雅，頗襲前修。

（以上是墓主之妻與子，35 字）

公丹穴靈姿，紫淵異稟，蘊曼倩三冬之學，傳武侯七縱之謀。早展長材，久居劇要，凡於臨蒞，眾悉推能。嗟呼！歲不我與，日月逝矣，白首俄急，黃壤何歸，既從筮於著龜，遂卜鄰於蒿里。

(以上悼墓主之死亡，69字)

山移海竭，難追英敏之蹤；谷變陵遷，須勒貞珉之說。乃為銘曰：
既分混沌，始立乾坤。萬物變化，皆歸此門。其一。紅顏孰改，華髮誰勻。
如川東注，往而不春。其二。□色鬱鬱，松韻蕭蕭。狐為鄰里，月作朋僚。
其三。瑞雲入洞，寒玉□□。清名重德，永閉玄關。其四。既刊翠琰，標題
不朽。將鎮夜臺，天長地久。其五。

(以上是墓主之銘，114字)

三，研究提要

責任者：柳立言、張庭瑀（2015.9.26）

墓主王璠（844-924）的祖先三代於唐末為官，曾祖位至工部尚書，祖父鄧州別駕，父親襄州義清縣令，至少後兩者因其地點明確和位處低層，可堪取信，應屬文官世家。本人經歷唐亡於梁和梁亡於後唐的亂世，最後以武臣的身分於洛陽逝去。墓誌說他「見機而作，順命承時，遽脫儒冠，俄親武略」，下面就分述他的應變、武功、文治，和文武流動。

應變其實是變節。王璠成長於宣宗、懿宗和僖宗（847-888）之紀，內有宦官廢立，外有藩鎮割據，可謂亂世。875年前後，王仙芝和黃巢相繼起事，黃巢於881年佔領長安，建號大齊。王璠大抵在881年約38歲以前就進入黃巢麾下（見下），墓誌說「值中原喪亂，四海沸騰，黃巾竊犯於京城，……公見機而作，順命承時」，看來不是脅從而是主動投靠，可見有些世族子弟的忠貞跟五代武人不相上下。

跟武功有關的只有一句「尋破梟巢，依歸鳳詔」，應是指大齊於884年覆亡，唐僖宗從蜀返京，叛臣賊子亦可重奉唐朝正朔。「依歸」兩字也許半直筆半曲筆，因為一位姓王名璠者（偶作王播）曾是黃巢倚重的大將。單是《新唐書》黃巢傳就有三處記載：「始，〔約中和元年（881）六月〕王璠破奉天」；¹ 中和二年（882）五月，「巢亦遣王璠營黑水」；² 中和三年二月，「巢命〔大將〕王璠、林言軍居左，趙璋、尚讓軍居右，眾凡十萬，與王師〔李克用〕大戰梁田陂。賊敗，……璠與黃揆襲華州，據之，遇亡去」。³ 《舊唐書》也有兩處紀載，指同一件事：「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眾五萬，欲攻鳳翔」，⁴ 及「中和元年〔三月〕，賊將王璠率眾三萬來攻，〔鳳翔節度使鄭〕畋使〔唐〕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儒柔，縱步騎鼓而前，〔大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⁵ 假如不是同名同姓，

¹ 《新唐書》卷225，頁6459-6460。

² 《新唐書》卷225，頁6461。

³ 《新唐書》卷225，頁6461。「大將」二字據《舊五代史》卷25，頁336：「黃巢大將尚讓、林言、王璠、趙璋等引軍十五萬屯於梁田陂」。

⁴ 《舊唐書》卷178，頁4634。

⁵ 《新唐書》卷185，頁5403-5404。

墓主王璠算是一位可以獨當一面的大將，從華州亡去（883）之後，不知所蹤，直到大齊的吏部尚書充水運使張全義依歸，成為唐朝的河南尹（約 887），他就投靠過去，展開一番文事。

墓誌用最多的篇幅描述王璠協助張全義恢復殘破的洛陽，也是全義最被人稱頌的鴻圖偉業。⁶ 墓誌說王璠「始與河南尹清河公一時相遇，共話丕圖。尋破梟巢，依歸鳳詔，元勳疊膺於旌節，公即累袖於藩宣」，應指張全義於 888 年開始獲授一連串的節度使，王璠成為霸府幕賓。兩人可能在共事黃巢時熟絡，王璠在領兵之前，是大齊皇帝的京兆尹，⁷ 可能被認為有吏治之才，而全義世為種田叟，應需要懂吏治的人幫忙恢復洛陽。史稱全義「尊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⁸ 而正值盛年約 45 歲的王璠曾習儒業，又是士族之後，頗符合全義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墓誌只提到王璠協助全義重建洛陽，沒有其他吏治。史稱「全義少長軍中，不明刑法，立性樸滯，凡百姓有詞訟，以先訴者為得理，以是人多枉濫，為時所非。又嘗怒河南縣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因憑劉后譖於〔後唐〕莊宗，俾貫非罪而死，露屍於府門，冤枉之聲，聞於遠近，斯亦良玉之微瑕也」。⁹ 想王璠等幕賓亦知悉全義各種違法行為，但無法匡正，可見在槍桿子說了算（might is right）的時代，儒業衣冠之士只能在順鱗之處稍展長才——可以助我重建洛陽，不可妨我違法亂紀。

904 年，昔日黃巢大將，現任唐朝節度使朱全忠強逼僖宗遷都洛陽，未幾弑君。905 年，全忠大殺朝士於白馬驛，士族緞羽，墓誌說「白馬專平於氛浸，……仕族吞聲」，又說王璠「慕陶潛謝秩之風，得潘岳閑歌之理」，也許促使他吞聲忍氣，退隱山林，以遠潘安被夷三族之禍。事實上張、王、朱三人均是大齊開國功臣，「全義託朱氏垂三十年，梁祖〔朱氏〕末年，猜忌宿將，欲害全義者數四，全義卑身曲事，悉以家財貢奉」，甚至傳聞以妻女事之。¹⁰ 王璠之退，不無先見之明，墓誌稱其「吉人」。

王璠晚年獨子延錯大抵蔭補出身，但非武臣而是文臣（校書郎），已是河南偃師縣主簿。由武轉文，也許是覺得文治如重建洛陽比較武功重要也比較安全。有利於向文官發展的條件凡三：

第一，家教或家傳，可分為三：（1）文風：王璠上三代皆為文人，本人「蘊曼倩三冬之學，傳武侯七縱之謀」，可直接教導兒子承襲三冬文史之風。（2）為政與為官之道：王璠恢復洛陽的行政和建設經驗，及與上司和同僚相處的方法等，皆可傳授兒子。（3）財富：王璠能夠在洛陽置產，既有宅第又有墓地，並閑退十多年自食其力，家中應有一定的資財，既可供書應學，又可支給官場諸多交際應酬。

第二，人脈，來源有二：（1）上司同僚下屬，如張全義及其幕賓，或有助於延

⁶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卷 63，頁 1973-1974、1981-1983。

⁷ 《舊唐書》卷 200 下，頁 5393。

⁸ 《舊五代史》卷 63，頁 842。如張濛助建洛陽，見《舊五代史新證》卷 63，頁 1974。

⁹ 《舊五代史新證》卷 63，頁 1979、1981。

¹⁰ 《舊五代史》卷 63，頁 841；《舊五代史新證》卷 63，頁 1980。

錯的文途，據說名臣桑維翰就是因為全義「力言於當時儒臣，且推薦之，由是擢上第」。¹¹（2）洛陽文士，為王璠撰寫墓誌者為鄉貢進士李瑤，或可推論王氏父子與當地文士有一定的交通，可建立文事之人脈。

第三，地利：洛陽文教風氣盛行，對有志於文事者不無助益。

唐末五代，文人紛紛向或僭號或割據的藩鎮輸誠納忠，墓主投靠黃巢，誠屬五十與百步之別。在忠貞之事上，文人與武人其實蛇鼠一窩，互相影響，文武交融。墓誌說王璠脫儒冠就武略，但最大的成就是協建洛陽，並不算武功；他的官階是武臣，但唯一生存的兒子走上文官之途，從基層官員主簿做起。他們應當知道此路艱難，如對頂級武夫張全義諸多違法的無力與無奈，說不好還會步上縣令羅貫枉死杖下的後塵。無論如何，一家五代，由文轉武復歸文，前後三變，說明文人尚有用武之地，知其難為而為之，利己亦利人。

¹¹ 《舊五代史新證》卷 63，頁 1984，故事十分傳神，值得一讀。